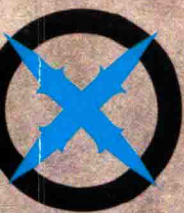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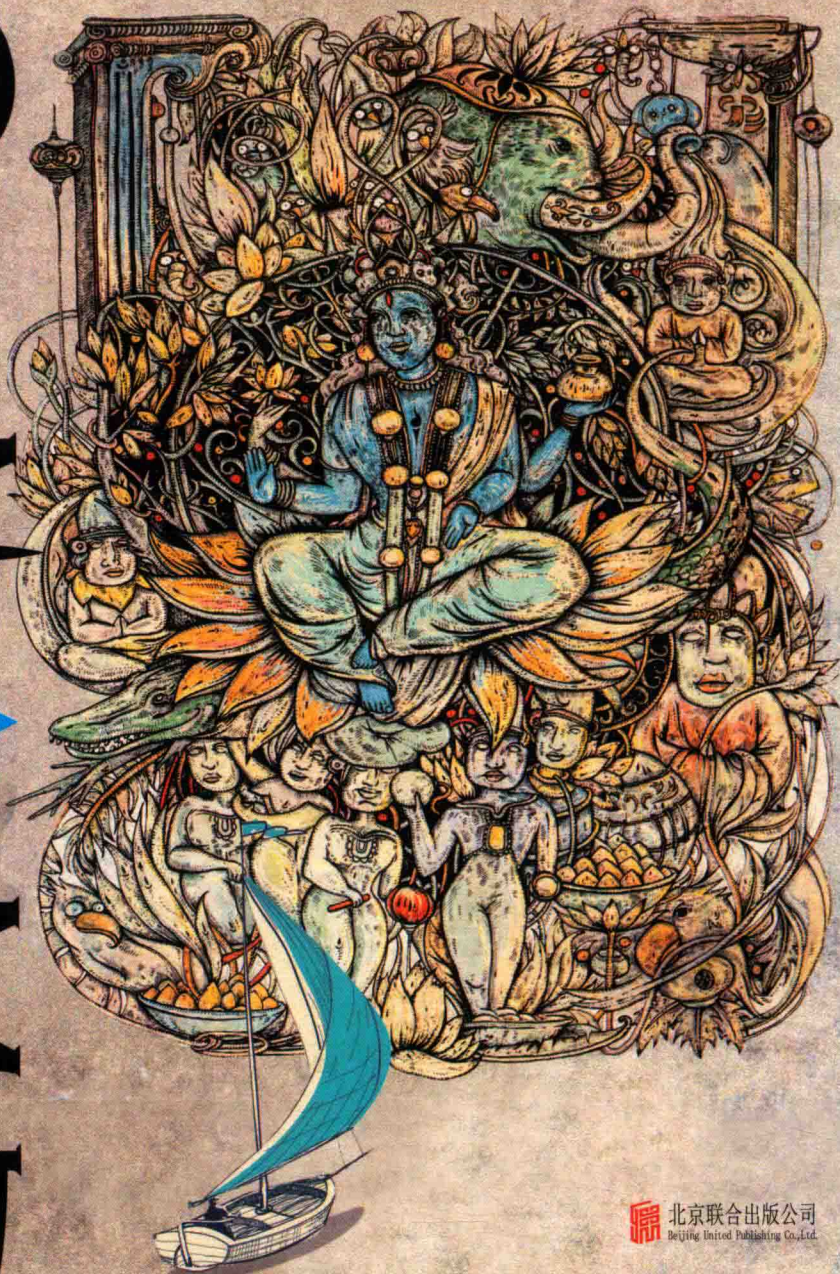
# 没有名字的人2

## 迷失之海

FOXFOX BEE © 著



雁北堂出品  
The Lost Sea



非外借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 没有名字的人 2

## 迷失之海

FOXFOXBEE © 著

雁北堂出品

NO ⊗ NAME

The Lost Sea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没有名字的人 . 2, 迷失之海 / FOXFOXBEE 著 . —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, 2018.8  
ISBN 978-7-5596-1920-4

I . ①没… II . ①F… III 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8 ) 第 068083 号

没有名字的人 . 2, 迷失之海

作 者 : FOXFOXBEE

选题策划 : 雁北堂 ( 北京 )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 : 管 文

特约编辑 : 杨 静

封面设计 : 蔡小波

版式设计 : 冉冉工作室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)

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18 千字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10.75 印张

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920-4

定价 : 38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 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 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 : 010-82894445

## 目 录 c o n t e n t s

001	楔子
010	第 01 章 奇葩社团
026	第 02 章 微能力者
043	第 03 章 暴雨将至
057	第 04 章 计算未来的公式
069	第 05 章 前进还是回头
083	第 06 章 当铁鹰飞翔之时
097	第 07 章 四个人的秘密
111	第 08 章 消失的吉米
120	第 09 章 最聪明的软体动物
133	第 10 章 错版的 25 美分硬币
148	第 11 章 被自动贩卖机压住的硬币
161	第 12 章 再见马修
174	第 13 章 海豚湾

188	第 14 章 生命的凛冬
203	第 15 章 时间的形状
214	第 16 章 你杀过人吗
232	第 17 章 回家
245	第 18 章 完美的案发现场
259	第 19 章 葬礼
273	第 20 章 破绽
286	第 21 章 贤者之石
300	第 22 章 荒原客栈
313	第 23 章 蜂巢
327	第 24 章 阿什利镇

## 楔子

德国褐官。

古典巴洛克风格的办公室。墙上挂着《自由引导人民》的大幅油画。

一名穿着笔挺军装的中年人坐在镀金雕花的椅子上，全神贯注地打理着办公桌上洁白的铃兰花。

他对金钱和财产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，也许对他来说唯一的奢侈品就是真正的戈布兰尔地毯、古典名画和精心装饰的鲜花。

他仔细地修剪掉铃兰花的枯枝，手法娴熟得像一个艺术家。没有人能想到，他会在不久的将来，成为背负几千万人命的战争狂人。

坐在中年人对面的，是一个一脸病容的老年人，正恐惧地畏缩在凳子里。周围的一切仿佛要把他吞噬掉，他甚至不敢直视前面那个手捧花盆的人，仿佛那人就是黑暗中藏匿的魔鬼。

老年人身旁站着的年轻军官从公文包里拿出两本书，扔在地上。

一本书叫作《在秘密的纳木托》(*In Secret Namtog*)，另一本叫作《黑暗笼罩纳木托》(*Darkness over Namtog*)。

老年人盯着这两本书，全身像筛糠一样发着抖。

“西奥多·伊利恩<sup>1</sup>，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家人遭殃，就赶紧实话实说。”年轻军官不耐烦地说。

这名叫西奥多·伊利恩的老人霎时间脸色苍白，如果不是凳子两边都有扶手，估计他这时已经从椅子上摔下来了。

“克劳德尔，你先出去吧。”铃兰花后面的那个中年人终于抬起头，他摘掉手上的白手套，缓缓地把身体靠在椅背上。

“是，元首陛下。”年轻军官随即敬了个军礼，转身走出办公室。剩下的两个人，沉默了很久。

“伊利恩先生，”名为阿道夫的元首率先开了口，“告诉我，您爱您的祖国吗？您是否深爱着您的同胞？”

伊利恩的身体就像被闪电击中似的剧烈地晃动了一下，良久后，他犹豫地点了点头。

“很好，很好。”阿道夫欣慰地点了点头，“那么你告诉我，我们为何而战？”

“为……为了自由而战？”伊利恩在极力回想着大街小巷贴着的  
新政府传单。

“您说得对。”阿道夫从镀金雕花的椅子上站起来，缓缓地走向伊利恩，“我们为了自由而战！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！我们流着同样的血液！告诉我，您愿意让它冷却吗？”

---

1 西奥多·伊利恩 (Theodore Illien)：游记作家，曾出版《在秘密的纳木托》(In secret Namtog) 和《黑暗笼罩纳木托》(Darkness over Namtog)。他强调自己曾到达过纳木托，并遇见一名自称为 Turgut (图尔古) 的当地人。那人带他去过一个洞穴，据说是通往名叫香巴拉的地下城市的入口。由于伊利恩写的故事太过离奇，许多人都质疑他究竟是否去过纳木托。但阿道夫对他所写写信不疑，以致间接影响了两次纳粹组织的纳木托考察。

不知道是受到了阿道夫的鼓舞，还是恐惧的作用，伊利恩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。

“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地里叫我恶魔，可犹太人抢走了我们的尊严。”阿道夫痛心疾首地说。

“即使犹太人消失了，明天英国人还会来，后天那些该死的黑人也会来，我们的民族又该何去何从？如果今天我们不掌握力量，明天就只能在敌人的枪炮下失去自由！”

“只有掌握力量的民族，才能屹立不倒。伊利恩先生，您说对吗？”阿道夫俯下身，在伊利恩耳边轻声说道。

伊利恩闭上眼睛，点了点头。

“您做得很好，现在我们来谈谈您的著作。”阿道夫从地上拾起其中一本书——《在秘密的纳木托》。

“这本书我拜读过许多遍，您说您在穿越纳木托的时候，见过一个垂直的洞穴——您把石头向洞穴中扔去，却久久都听不见石头落地的声音。您说它的深度无法估量，连接着另一个世界——一个更高级的世界，被您称为‘香巴拉地下王国’。很多人都怀疑您没去过纳木托，也认为它只是一本虚构的小说。可在我看来，您才是真正见识过这个世界终极奥秘的人。”阿道夫神秘地笑笑，“您说您进入了那个洞穴，却因为恐惧逃了出来——您究竟看到了什么？”

伊利恩痛苦地抱着头，像是陷入了某一段恐怖的回忆，他喃喃自语着：“黑暗……永无止境的黑暗……它们……在等待……没人能活着离开……”



“也许在您眼里的黑暗——”阿道夫挺起胸膛，他的眼睛里迸发出欣喜和疯狂，“在我眼里却是我们民族的曙光！那个带你去香巴拉入口的人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他没有名字……”伊利恩目光再次呆滞，抬起头缓缓地说，“他是神的子孙，只有神有名字……”

阿道夫皱了皱眉头：“那神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清晨的时候它叫蒙，中午的时候叫拉，夕阳的时候叫陶瓦，凌晨的时候叫图尔古……”伊利恩喃喃自语，“凡人无法知道神真正的名字……”

“克劳德尔!!!”阿道夫大叫了一声，刚才出去的年轻人在几秒之内打开门跑了进来。

“元首陛下——”

“叫希姆莱过来！我们要找到香巴拉，找到阿格哈塔的入口！”阿道夫大吼着，声音里充满了狂热。

话音未落，伊利恩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，竟然死死地抓住了阿道夫的手。

“不！别去！不能去……求求你，没有人能穿过迷宫！”

伊利恩瞪大了眼睛，绝望地看着阿道夫。

阿道夫一把甩开伊利恩的手——他有洁癖，厌恶地看着伊利恩，拿起手套使劲地擦着手，不耐烦地对秘书克劳德尔说：“快把这个人给我带走！”

克劳德尔架起瘫在凳子上的伊利恩，往门口走去。

阿道夫走到窗前，冷笑了一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倒要看看，

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地方是我的军队进不去的……”

纳木托。

那是一座雪线之上的庙宇。

纳木托的六千七百座庙宇，绝大多数都是依村寨而建，靠近雪线的本身就少之又少，建在雪线之上的寺庙更是寥寥无几。若不是有熟悉来路之人带领，任何一个普通人绝对无法找到这里。

这座寺庙孤独地隐藏在皑皑白雪之间的悬崖上，远看就像遗落在哈达上的玛瑙石。

就在此时，一个年轻的红袍僧人正站在这座庙门外的雪地里。

随着紧促的叩门声，一个老僧人推开沉重的木门。年轻僧人一个趔趄摔进木门，脸上写满了焦虑和不安。老僧人似乎早就预知了山下发生的事，他淡淡地转过头，眼神平静如纳木托的湖水。

年轻僧人跟着老僧人穿过一排排转经筒，夕阳的余晖越过屋檐落在地上的残雪上，融化了两串长长的脚印。

主寺的大殿中空荡荡的，并没有供奉任何佛像，一群面目平静的老僧人坐在地上，佝偻着身子，身边摆放着一些骨制的小碗，里面有七彩的沙。

在大殿正上方，蜷缩着一个很老很老的僧人。

他的皮肤就像风化的枯木一样干涩，没有人能看出他的年龄。他穿着颜色陈旧的僧衣，头戴通人冠，一手拿着一串不知名的念珠，另一手拿着铃杵，口中吟唱着生涩难懂的经文，声音悠扬，在大殿中回荡。

“上师——”年轻僧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呜咽着说，“那些异教徒勾结了一些喇嘛，找到了阿格哈塔的入口，我们的人死了，血汇成了河……呜呜……”

“他们带来了铁做的车和武器，要用大炮强行炸开香巴拉的入口……他们带走了经文和法器，凿毁了神堆……他们很快就要进去了……”

“孩子……你来……”

上师伸出干枯的手，年轻僧人匍匐着爬过大殿，上师把手放在他的头顶上。

“你看到的那些人，还不是注定的人。时间还没到，就算强行进入香巴拉，没有地图，只会永远迷失在地底迷宫中。”

“上师，那迷宫的地图在哪里呢？”

上师缓缓抬起手，指着那一群坐在地上的老僧人。

他们中间，是一幅就快完成的曼荼罗沙画。

曼荼罗，又称坛城，由圆形包裹方形，象征着宇宙。沙画的四角各有门，门口有梯，则象征着四个入口通向外部世界。

老僧人们身边的古碗装着不同颜色的沙子，每一种颜色的沙子都是用手工磨制的特殊的石头制成：红色的是玛瑙，黄色的是黄金，白色的是珍珠，蓝色的是青金石，黑色的是炭灰，绿色的是绿松石……总共分为七种颜色。他们用细勺舀出彩色的沙子，填充着曼荼罗中间最后的图案。

年轻僧人仔细地看地地上的沙画，这些僧人描绘的曼荼罗和他平日看到的有所不同。圆形世界的四个入口后面，竟然是一个

七重七层七障，看似无穷无尽的迷宫。而居于曼荼罗迷宫中间的，是一扇紧闭着的大门，上面画着一朵金色的莲花。

“这……这就是地图？”年轻僧人低呼。

上师摇了摇头。

“孩子，这只是地图的一部分。”上师缓缓地开口，“这是时轮曼荼罗，是香巴拉的平面图，是神的地下之国……也是我们来的地方……”

“那……另一部分地图在哪里？”年轻僧人喃喃地问。

“看到曼荼罗外围的四个入口了吗？”上师说。

“那是香巴拉的四个入口，千万年之前，我们黄色的先知，带着时轮曼荼罗，从其中一个入口来到这里，从此守护着这个入口……而地图的另一部分，则由红色的先知保管，他们从另一个入口出去，在世界另一边的土地上，守护着迷宫的秘密……”

“从此我们日月颠倒，他们的太阳是我们的月亮，我们的黑夜是他们的白天——从此我们不分昼夜地用心灵的力量，洗净这个浑浊的时代……”上师昂起头，颤抖地说。

年轻僧人并没有关注上师的偈语，而是一言不发地盯着地上的沙画。

制作坛城的老僧们，没有在地上绘制草稿，而是像画过千万次一样一气呵成，就像将自己脑中烂熟的世界观默写出来一样。

最后一瓣莲花花瓣完成了。

年轻僧人看着看着就入了定，这是他有生以来看过的最华丽宏伟的曼荼罗沙画。

下一秒，一名老僧人站起来，打开原本关着的大殿的门。

“不——”年轻僧人大叫了一声。

外面的狂风夹着雪花吹进来，他的声音瞬间淹没在风声之中，地上的曼荼罗沙画顷刻被吹得一干二净，化为乌有。

“生命本是从无到无，无色无相，万法皆空。”

上师的铃杵，在他手中响起。

“一切繁华，不过一捧细沙。金钱、权力、地位，到头来都是虚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回去告诉派你来的人吧，香巴拉并不是称霸世界的工具，他们没有资格进入神的世界。”上师淡淡地说。

年轻僧人如五雷轰顶，脚一软跌倒在上师面前，额头一下下撞在地上，没两下就头破血流。

“尊贵的上师，原谅我的冒犯，我对他们说了，香巴拉只是虚妄的传说而已，可他们不信。他们……那些军人许诺我，若能把万字旗插在阿格哈塔的土地上，我的弟弟就能成为下一任的住持……”

“罢了……”上师摇了摇头，“当你为了金钱和权力出卖灵魂的时候，你已经不能再留下了。纳木托已经没一寸土地容得下你。”

“我不能空手回去！如果我没带去他们想要的，他们就会到这里来，不会放过您的……”

“我活得够久了……”上师闭上了眼睛。

“我已经很累了，不想再等到预言实现的那一天了……”

与此同时，大殿中的老僧人们就像得到了上师的默许，纷纷盘膝而坐，紧闭双目，嘴里念着往生咒。

“当铁鸟在空中飞翔，当铁马在地上奔驰，就是末法时代的到来；突阙人将会流离失所，图尔古的子孙将会到达红人的土地，他们将再次回到神的国度<sup>1</sup>……”

上师重复着千年前曾有的预言，和老僧人们在大殿中坐化了。

只剩下那个流着泪的年轻僧人，跪在地上久久不起。

夕阳的最后一丝余晖，消失在雪线下。

---

1 突阙祖先曾在公元8世纪预言：“当铁鸟在空中飞翔，铁马在地上奔驰的时候，突阙人民将会散布大地，佛法将到达红人的土地。”而在公元2世纪，印第安霍皮族（Hopi）也有相似的预言：“当铁鸟飞翔，东方的红袍人将会出现，他是霍皮族人真正的兄弟（姐妹）。”

如果你手边有地球仪，可以试一下在霍皮族生活的印第安土地上凿一个洞，垂直贯穿地心，另一头将会从纳木托出来。

霍皮族的语言和突阙语有40%相似，只是发音或语义颠倒。霍皮语的“日”的发音是突阙语的“夜”，许多词诸如爱和恨、喜悦和悲伤等语义都是相反的。其他例子不一一列举。另外，两族的外貌、生活习性也十分相似。

“今天的作业仍旧关于美国的南北战争，以‘自由对黑人奴隶意味着什么’为题目，写一篇五页的论文……大家下礼拜见。”

随着下课铃响，我从飞行模式切换到日常省电模式。

半年前到美国，一下飞机，我就马不停蹄地跑去了脑科医院。

舒月说得没错，妈妈看起来气色好多了，身体的各种体征也恢复得七七八八，偶尔会迷迷糊糊地说话。

医生说，脑功能的恢复还要大半年，至于能不能完全康复，就要看她的意志了。

为了方便去看老妈，舒月给我联系了所私立高中，在离亚特兰大市中心不远的小镇上。周末坐两个小时的大巴就能到医院。

我们在小镇上租了栋房子，竟然和国内的价格差不多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小镇子毕竟不如大城市，一到晚上七八点，路上连鬼影都没一个。

开始我还埋怨舒月找的地方太偏，后来发现电影里的高楼大厦都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。美国除了大城市那几个固定景点之外，其他的地方就是赤裸裸的大农村，好多美国人一辈子

连卡拉 OK 是什么都不知道。

有时候想想，大中国三线城市的“杀马特家族”都比这里的潮流人士前卫。

没有烧饼，没有烤羊肉串儿，没有珍珠奶茶，更没有沙县小吃，对我这种吃货来说，这才是最煎熬的。

方圆百里唯一的中餐馆是个黑大哥开的，只卖两种享誉中国的著名食品：左宗棠鸡和芝麻牛肉。

根据我几个月来的观察，左宗棠鸡跟左宗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芝麻牛肉里也没芝麻。

舒月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、一部手机和一台电脑。

安顿好后，她就毫无征兆地在某一天早上消失了。

没有一点点防备。

我根据梳妆台上同时消失的四五十件护肤品推断，她应该是自己走的，不是被人绑架。

舒月没告诉我她去了哪里，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，只在桌子上留了一张字条。

骆川：4703887689。

骆川就是之前跟她视频的那个吴彦祖风格的帅哥。

言下之意，就是书还是要读，课还是要上，遇到问题了就找她的备胎解决。

幸好美国的高中不像中国高中一样压力巨大，只要每天准点出现在学校还是能瞎混下去的。尤其是数学，史前碰到的最难题目无非就是原来国内初二代数水平，老师还很忧心大家做不出来，



给每个人发了个计算器。

语文课和历史课只要不让我当堂回答，回家查查字典也能凑出一篇狗屁不通的论文。幸好老师对我的语言能力有心理预期，被我忽悠一下也就让我通过了。

最难的还是交流。

半年里，无论是谁，跟我说什么，我都在靠三句话活着：

“酷！”

“棒极了！”

“太有趣了！”

翻译成中文都等于一个字——“哦”。

当然也没有人 care（在乎）我在想啥，我在干吗。

所以，我一个人自自由由的也挺好，早上在学校，晚上回家写写作业看看漫画，日子就过去了。

可是，今天无论如何也逃避不了跟别人交流了。

我挠挠头，向窗外看去。

教学楼外面人山人海，一个个小档口密密麻麻地挤在操场上。没错，今天是报名社团的日子。

小镇高中有一个特奇葩的规矩，社团活动是必修课之一，算一门学分。

我记得类似的经历是小学时参加的第二课堂兴趣组，内容基本上就是织织毛衣、做做手工，主要目的是骗小孩钱。一旦期末临近，第二课堂形同虚设，全被语数英老师霸占成模拟考试。

相比之下，美国学校的社团真是五花八门，什么名目的社团